

天光云影

以空明恬淡的觉心涵泳人生，以幽深
或精研奥理，或鉴赏艺文，
在浅斟慢酌之中界破虚空，流美人世……

美学散步丛书

宗白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天光云影

美学散步丛书

宗白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光云影/宗白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

(美学散步丛书)

ISBN 7-301-08181-2

I. 天… II. 宗… III. 美学-文集-中国 IV. 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0863 号

书 名: 天光云影

著作责任者: 宗白华 著

策 划 编 辑: 江 溶

责 任 编 辑: 张雅秋

标 准 书 号: ISBN 7-301-08181-2/J·0103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奇文云海文化传播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8 印张 275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上编 拾贝

- 3 美从何处寻
- 12 我和诗
- 20 艺术生活与同情
- 24 艺术与中国社会
- 29 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
- 34 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
- 49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中编 澄怀

- 73 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
- 78 常人欣赏文艺的形式
- 83 略论文艺与象征
- 86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 106 中国艺术三境界
- 112 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
- 121 略论中国美学的虚实观
- 126 中国艺术的写实精神
- 130 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

从贲离二卦看《周易》的美学思想 136

错采镂金的美和芙蓉出水的美 141

下编 观道

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149

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154

中国古代的绘画美学思想 175

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 186

略论中国的绘画 211

论《游春图》 215

任伯年的一本册页 217

徐悲鸿与中国绘画 219

关于山水诗画的点滴感想 222

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 224

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 226

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 244

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 264

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 270

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 276

编者后记 279

上编
拾贝

我们或许接触到美的力量，肯定了她的存在，而她的无限的丰富内涵却是不断地待我们去发现。千百年来的诗人艺术家已经发现了不少，保藏在他们的作品里。千百年后的世界仍会有新的表现。

美从何处寻

啊，诗从何处寻？／从细雨下，点碎落花声，／从微风里，飘来流水音，／从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流云》小诗）

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载某尼悟道诗）

诗和春都是美的化身，一是艺术的美，一是自然的美。我们都是目观耳听的世界里寻得她的踪迹。某尼悟道诗大有禅意，好像是说“道不远人”，不应该“道在迩而求诸远”。好像是说：“如果你在自己的心中找不到美，那么，你就没有地方可以发现美的踪迹。”

然而梅花仍是一个外界事物呀，大自然的一部分呀！你的心不是“在”自己的心的过程里，感觉、情绪、思维里找到美，而只是“通过”感觉、情绪、思维找到美，发现梅花里的美。美对于你的心，你的“美感”是客观的对象和存在。你如果要进一步认识她，你可以分析她的结构、形象，组成的各部分，得出“和谐”的规律，“节奏”的规律，表现的内容，丰富的启示，而不必顾到你自己的心的活动。你越能忘掉自我，忘掉你自己的情绪波动，思维起伏，你就越能够“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柳宗元语），你就会像一面镜子，像托尔斯泰那样，照见了一个世界，丰富了自己，也丰富了文化。人们会感谢你的。

那么，你在自己的心里就找不到美了吗？我说，我们的心灵起伏万变，情欲的波涛，思想的矛盾，当我们身在其中时，恐怕尝到的是苦闷，而未必是美。只有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把它形象化了，表现在文艺里，或是你自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把你的欢乐表现在舞蹈的形象里，或把你的忧郁歌咏在有节奏的诗歌里，甚至于在你的平日的行动里，语言里，一句话说来，就是你的心

元·王冕
《墨梅图》

春在枝头已十分



要具体地表现在形象里，那时旁人会看见你的心灵的美，你自己也才真正的切实地具体地发现你的心里的美。除此以外，恐怕不容易吧！你的心可以发现美的对象（人生的，社会的，自然的），这“美”对于你是客观的存在，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的意志只能主使你的眼睛去看她，或不去看她，而不能改变她。你能训练你的眼睛深一层地去认识她，却不能动摇她。希腊伟大的艺术不因中古时代的晦暗而减少它的光辉。）

宋朝某尼虽然似乎悟道，然而她的觉悟不够深，不够高，她不能发现整个宇宙已经盎然有春意，假使梅花枝上已经春满十分了。她在踏遍陇头云时是苦闷的、失望的。她把自己关在狭窄的心的圈子里了。只在自己的心里去找寻美的踪迹是不够的，是大有问题的。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这是东晋大书家在寻找美的踪迹。他的书法传达了自然的美和精神的美。不仅是宇宙，小小的事物也不可忽视。诗人华兹沃斯曾经说过：“一朵微小的花对于我可以唤起不能用眼泪表出的那样深的思想”。

达到这样的、深入的美感，发现这样深度的美，是要在主观心理方面具有条件和准备的。我们的感情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了小己的私欲和利害计较。矿石商人仅只看到矿石的货币价值，而看不见矿石的美和特性。我们要把整个情绪和思想改造一下，移动了方向，才能面对美的形象，把美如实地和深入地反映到心里来。再把它放射出去，凭借物质创造形象给表达出来，才成为艺术。中国古代曾有人把这个过程唤做“移人之情”或“移我情”。琴曲《伯牙水仙操》的序上说：

伯牙学琴于成连，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未能得也。成连曰：“吾之学不能移人之情，吾师有方子春在东海中。”乃赍粮从之，至蓬莱山，留伯牙曰：“吾将迎吾师！”划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心悲，延颈四望，但闻海水汨没，山林窅冥，群鸟悲号。仰



天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操而作歌云：“鬋洞庭兮流斯护，舟楫逝兮仙不还，移形素兮蓬莱山，欵欵伤官仙不还。”

伯牙由于在孤寂中受到大自然强烈的震撼，生活上的异常遭遇，整个心境受了洗涤和改造，才达到艺术的最深体会，把握到音乐的创造性的旋律，完成他的美的感受和创造。这个“移情说”比起德国美学家栗卜斯的“情感移入论”似乎还要深刻些，因为它说出现实生活中的体验和改造是“移情”的基础呀！并且“移易”和“移入”是不同的。

这里所理解的“移情”应当是我们审美的心理方面的积极因素和条件，而美学家所说的“心理距离”、“静观”，也构成审美的消极条件。女子郭六芳有一首诗《舟还长沙》说得好：

依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 中。

自己住在实生活里，没有能够把握到它的美的形象。等到自己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相当的距离，从远处来看，才发现家在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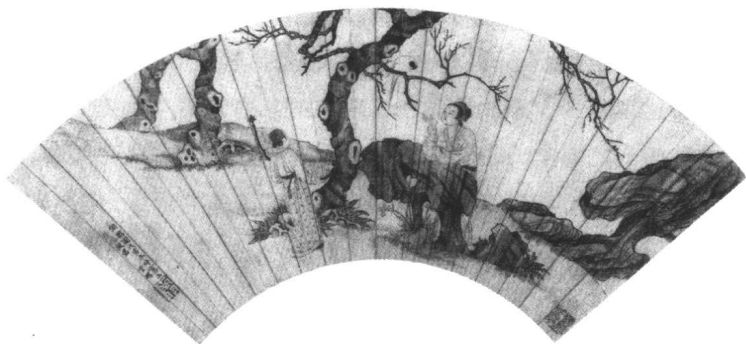
图，溶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

但是在这主观心理条件之外也还需要客观的物的方面的条件。在这里是那夕照的红和十二珠帘的具有节奏与和谐的形象。宋人陈简斋的海棠诗云：“隔帘花叶有辉光”，帘子造成了距离，同时它的线纹的节奏也更能把帘外的花叶纳进美的形象，增高了它的光辉闪烁，呈显出生命的华美，就像一段欢愉生活嵌在素朴而具有优美旋律的歌词里一样。

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内容，有表现，有深刻意义的具体形象。形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中每一个点、线、色、形、音、韵，都表现着内容的意义、情感、价值。所以诗人艾里略说：“一个造出新节奏来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性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又说：“创造一种形式并不是仅仅发明一种格式、一种韵律或节奏，而也是这种韵律或节奏的整个合式的内容的发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并不仅是如此这般的一种格式或图形，而是一种恰是如此思想感情的方式”，而具有着理想的形式的诗是“如此这般的诗，以致我们看不见所谓诗，而但注意着诗所指示的东西”（《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这里就是“美”，就是美感所受的具体对象。它是通过美感来摄取的美，而不是美感的主观的心理活动自身。就像物质的内容部构和规律是抽象思维所摄取的，但自身却不是抽象思维而是具体事物。所以专在心内搜寻是达不到美的踪迹的。美的踪迹要到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形象里去找。

但是心的陶冶，心的修养和锻炼是替美的发现和体验做准备。创造“美”也是如此。捷克诗人里尔克在他的《柏列格的随笔》里有一段话精深微妙，梁宗岱曾把它译出，介绍如下：

……一个人早年作的诗是这般乏意义，我们应该毕生期待和采集，如果可能，还要悠长的一生；然后，到晚年，或者可以写出十行好诗。因为诗并不像大家所



想像，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单要写一句诗，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的姿势。得要能够回忆许多远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眼光望它接近的分离，神秘还未启明的童年，和容易生气的父母，当他给你一件礼物而你不明白的时候（因为那原是为另一人设的欢喜），和离奇变幻的小孩子的病，和在一间静穆而紧闭的房里度过的日子，海滨的清晨和海的自身，和那与星斗齐飞的高声呼号的夜间的旅行——而单是这些犹未足，还要享受过许多夜不同的狂欢，听过妇人产时的呻吟，和堕地便瞑目的婴儿轻微的哭声，还要曾经坐在临终人的床头和死者的身边，在那打开的、外边的声音一阵阵拥进来的房里。可是单有记忆犹未足，还要能够忘记它们，当它们太拥挤的时候，还要有很大的忍耐去期待它们回来。因为回忆本身还不是这个，必要等到它们变成我们的血液、眼色和姿势了，等到它们没有了名字而且不能别于我们自己了，那么，然后可以希望在极难得的顷刻，在它们当中伸出一句诗的头一个字来。

这里是大诗人里尔克在许许多多的事物里，经验里，去踪迹诗，去发现美。多么艰辛的劳动呀！他说：诗不徒是感情，而是

经验。现在我们就转过方向，从客观条件来考察美的对象的构成。改造我们的感情，使它能够发现美，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我情”，改变着客观世界的现象，使它能够成为美的对象，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唤做“移世界”。

“移我情”、“移世界”，是美的形象涌现出来的条件。

我们上面所引长沙女子郭六芳诗中说的“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这是心理距离构成审美的条件。但是“十二珠帘夕照红”却构成这幅美的形象的客观的积极的因素。夕照，月明，灯光，帘幕，薄纱，轻雾，人人知道是助成美的出现的有力的因素，现代的照相术和舞台布景知道这个而尽量利用着。中国古人曾经唤做“移世界”。

明朝文人张大复在他的《梅花草堂笔谈》里记述着：

邵茂齐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涧，梵刹园亭，屋庐竹树，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净，金碧之彩，披之则醇，惨悴之容，承之则奇，浅深浓淡之色，按之望之，则屡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涛，远于岩谷，草生木长，闲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尝忘我之为我也。今夜严叔向，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华可爱，旦视之，酱盎粉然，瓦石布地而已。戏书此以信茂齐之话，时十月十六日，万历丙年三十四年也。

月亮真是一个大艺术家，转瞬之间替我们移易了世界，美的形象，涌现在眼前。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看，瓦石布地而已。于是有人得出结论说：美是不存在的。我却要更进一步推论说，瓦石也只是无色无形的原子或电磁波，而这个也只是思想的假设，我们能抓住的只是一堆抽象数学方程式而已。究竟什么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回转头来说，我们现实生活里直接经验到，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丰富多彩的，有声有色有形有相的世界就是真实存在的世界，这是我们生活和创造的园地。所以马克思

明·戴进

《踏雪寻梅图》

天上月色能移世界



很欣赏近代唯物论的第一个创始者培根的著作里所说的物质以其感觉的诗意的光辉向着整个的人微笑（见《神圣家族》），而不满意霍布士的唯物论里“感觉失去了它的光辉而变为几何学家的抽象感觉，唯物论变成了厌世论”。在这里物的感性的质、光、色、声、热等不是物质所固有的了，光、色、声中的美更成了主观的东西，于是世界成了灰白色的骸骨，机械的死的过程。恩格斯也主张我们的思想要像一面镜子，如实地反映这多彩的世界。美是存在着的！世界是美的，生活是美的。它和真和善是人类社会努力的目标，是哲学探索和建立的对象。

美不但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反过来，它影响着我们，它教育着我们，提高生活的境界和意趣。它的力量极大，它也可以倾国倾城。希腊大诗人荷马的著名史诗《伊利亚特》歌咏希腊联军围攻特罗亚九年，为的是夺回美人海伦，而海伦的美叫他们感到九年的辛劳和牺牲不是白费的。现在引述这一段名句：

特罗亚长老们也一样的高踞城雉，／当他们看见了
海伦在城垣上出现，／老人们便轻轻低语，彼此交谈机密：
／“怪不得特罗亚人和坚胫甲阿开人／为了这个女人
这么久忍受苦难呢，／她看来活像一个青春长驻的女神。
／可是，尽管她多美，也让她乘船去吧，／别留这里
给我们子子孙孙作祸根。”（引自缪朗山译《伊利亚特》）

荷马不用浓丽的词藻来描绘海伦的容貌，而从她的巨大的残酷的影响和力量轻轻地点出她的倾国倾城的美。这是他的艺术高超处，也是后人所赞叹不已的。

我们寻到美了吗？我说，我们或许接触到美的力量，肯定了她的存在，而她的无限的丰富内涵却是不断地待我们去发现。千百年来诗人艺术家已经发现了不少，保藏在他们的作品里，千百年后的世界仍会有新的表现。“每一个造出新节奏来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性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

（原载《新建设》1957年第6期）

我和诗

我的写诗，确是一件偶然的事。记得我在同郭沫若的通信里曾说过：“我们心中不可没有诗意、诗境，但却不必定要做诗。”这两句话曾引起他一大篇的名论，说诗是写出的，不是做出的。他这话我自然是同意的。我也正是因为不愿受诗的形式推敲的束缚，所以说不必定要做诗。（见《三叶集》）

然而我后来的写诗却也不完全是偶然的事。回想我幼年时有一些性情的特点，是和后来的写诗不能说没有关系的。

我小时候虽然好顽耍，不念书，但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是发乎自然的。天空的白云和覆成桥畔的垂柳，是我孩心最亲密的伴侣。我喜欢一个人坐在水边石上看天上白云的变幻，心里浮着幼稚的幻想。云的许多不同的形象动态，早晚风色中各式各样的风格，是我孩心里独自把玩的对象。都市里没有好风景，天上的流云，常时幻出海岛沙洲，峰峦湖沼。我有一天私自就云的各样境

明·郭存仁
《金陵八景图·
白鹭晴波》

风烟清寂的林水

